

漢語知識講話

語言

濮之珍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漢語知識講話

語

言

濮之珍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談語言的書。內容包括四部分：(一)語言的本質特征。主要說明語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，是人類交流思想的工具，也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。(二)語言的起源問題。主要說明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起源論，即勞動創造語言。(三)語言的發展。主要說明語言發展與社會關係、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等問題。(四)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對中國語言學的影響。主要說明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在漢語規範化、漢民族共同語、漢字改革諸問題上的指導意義。本書可供漢語教學和學漢語的學員參考。

漢 語 知 識 講 話 語 言

濮 之 珍 著

*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福路123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0號

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 3/4 字數：35,000

1957年12月新知識出版社第2版第2次印刷(48,501—54,000本)

1959年4月新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,000本

統一書號：7150·482

定 價：(八) 0.16 元

前 言

新知識出版社約我寫一本語言方面的參考書，要求結合漢語比較通俗地介紹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本理論。我們知道，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是一門新的科學，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完整理論體系尚在研究建立階段。因此，我怕自己不能完成這樣一個任務。後來，由於同志們的鼓勵，自己對語言學也很有興趣，最近幾年也擔任這方面課程的教學工作，所以就大胆的答應下來了。

這本小書一方面結合漢語情況，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本理論進行介紹；一方面又運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，對漢語的一些具體問題：如漢民族共同語問題，漢字改革問題等進行說明；同時，對資產階級語言學在語言基本理論方面的主要錯誤，進行批判。不過，由於水平限制，錯誤一定難免，希望能得到讀者們的批評和指正。

近幾年來，我是在吳文祺先生指導下，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，進行學習和研究的。這本小書，又承吳先生在病中和在炎熱的夏季替我審閱校訂，謹在這兒表示衷心的感謝。

濮之珍

1956年8月15日於復旦大學渝莊

目 錄

一 語言的本質特征.....	1
(一)語言是什麼.....	1
(二)語言與思維.....	5
(三)語言不是上層建築.....	8
(四)語言沒有階級性.....	11
(五)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.....	14
(六)語言與文字.....	16
二 語言的起源.....	20
(一)資產階級語言學對於語言的起源問題的幾種錯誤說法.....	20
(二)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起源論.....	24
三 語言的發展.....	28
(一)語言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係.....	28
(二)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.....	31
(三)語言的發展是漸變的不是爆發的.....	34
(四)方言與民族共同語.....	38
(五)“文學語言”與“漢語規範化”.....	43
四 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對中國語言學的影響.....	47
(一)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是語言學發展的新階段.....	47
(二)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對中國語言學的影響.....	48

一 語言的本質特征

(一) 語言是什麼

我們生活在社會里面，有什麼事情要告訴別人，或者有什麼問題要和別人商量，怎麼辦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們就是用說話來把自己的思想傳達給別人的。說話這件事包括兩方面：一方面是說，就是說話人用嘴發出一串聲音來表达自己的思想；一方面是聽，也就是聽話的人從對方發出的聲音里來了解對方的思想。語言就是指說話這件事。有的時候，我們所要交談的人，不和我們在一起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的時候，那我們就需要用書面語言（書信）來表達我們的思想了。語言是包含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兩方面的。

語言指的是說話這件事，說話的目的為了交際和交流思想，這個道理本來很明顯。但是，資產階級語言學家對“什麼是語言”卻有過種種錯誤的說法。例如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索緒耳^①，他把語言與社會割裂開來看，認為研究語言是為語言而研究語言，語言是獨立王國。另外一個唯心論的語義學家且斯^②，他說象什麼“祖國”“民族”“進步”“自由”都不過是杜撰的觀念，並不是實際存在的東西。又一個唯心論語義學家卡爾納普說：“談到語言的形式，無論在那一方面，我們都有完全的自由，無論是句子底法

則，还是句子底轉換法則，……都可以听我們隨意選擇。”^③ 他們是把語言認為是個人行為的結果，認為語言依从說話人的武斷意志，語言乃是一種武斷符號。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，都是不符合於語言的事實的。

那麼，語言到底是什麼呢？列寧說過：“語言是最重要的人類交際工具。”^④ 斯大林說：“語言是工具、武器，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，交流思想，達到互相了解。”^⑤ 因此，我們說，語言乃是一種社會現象，它是作為人們的交際工具來替社會服務的。語言不是獨立王國，因為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，語言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，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，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。馬克思說過：“只要語言一旦脫離實際生活，它‘立刻變成空話’。”^⑥

語言也不是武斷符號，因為語言雖然表現在個人的語言活動里，我們却不能因此認為語言是一種個人的事情。第一，說話的時候總需要要有兩個人進行交際。第二，說話的時候所用的詞和語法構造，都是按照社會公認的語言習慣來進行的。假使你任意

① 索緒耳(1857—1913)，瑞士語言學家，所著《普通語言學教程》一書，在歐洲語言學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② 且斯，美國人，他在《詞的暴虐》一書中對詞的意義橫加曲解，認為一切抽象名詞，如“正義”“民主”“法西斯主義”“資本主義”等，都是人們憑空捏造的，企圖以此來麻痹勞動人民的戰鬥意志。他是一個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反動的語義學家。

③ 轉引自：克拉舍寧尼科娃《一部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天才著作》一文。該文見《科學通報》3卷7期(1952年7月)443頁。

④ 列寧《論民族自決權》，見《列寧文選》中文版第1卷第822頁。

⑤ 斯大林《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》第20頁。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。

⑥ 轉引自：福斯特利可夫《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寧、斯大林論語言與思維的關係》見《學習譯叢》1952年8月號。

創造一個詞，或者任意改變語法構造，別人就聽不懂，也就無法進行交際。例如，傳說在秦朝的時候，有一個大臣名叫趙高，他為了表示自己的權威，硬要“指鹿為馬”，他以為他的權力可以任意改變語言。但是，事實上只表現了他的驕橫、無理，而語言並沒有因為他的驕橫、無理而有任何絲毫的改變。由此可見詞和事物的關係，在開始的時候雖然不是必然的，例如桌子為什麼叫桌子，椅子為什麼叫椅子，開始的時候是沒有必然的關係；但是，詞與事物的關係也不是任意的，不是武斷的。某一種事物，有了一定的名稱，得到社會公認以後，任何人是不能隨便改變的。我國古代大哲學家荀子在“正名篇”中說過，他說：“名無固宜，約之以命，約定俗成謂之宜，異於約則謂之不宜。”^① 這段話很科學的說明了事物和名稱的關係，也指出了語言的社會本質，語言乃是一種社會現象。

有人也許會提出，我們有時一個人自言自語，在這時候可不可以說語言是一種個人現象呢？不，不能。我們認為這也不能說明語言是個人現象。因為縱然在自言自語的時候，我們所用的語言仍舊是按社會公認的一套語言習慣來進行的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在自言自語的時候仍舊用大家所用的詞，用大家所用的語法構造來進行的。縱然在自言自語的時候，我們也不能創造出任何特殊的語言，所以語言始終是社會的。

馬克思主義語言學一方面揭示語言的社會性，另一方面並不排斥個人對語言的作用。語言的語音、詞匯、語法等方面，都存在有客觀公認的規範。但是，在不妨礙交際、交流思想的條件下，

① 見《叢書集成》本的《荀子》第16卷第488頁。

在个人語言的活动中,是可以加上一定的主观因素的。比方說,作家們用全民共同語進行創作,他們除了精选全民語言中的詞、語、造句手段之外,他們可以給語言加上某些主观成分。因此,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,各个作家的語言具有了不同的風格。例如杜甫詩的語言風格不同于李白詩的語言風格。“紅樓夢”的語言風格不同于“水滸傳”的語言風格。而且由于这些語言巨匠們对語言的勤學苦練,对全民語言的丰富与精練起一定的作用。

那么,我們是否可以因此說語言是个人現象呢?不,仍旧不能。因为語言的主观因素是在全民語言客观因素基礎上產生的。偉大的作家,偉大的語言巨匠,他們的独特語言風格是在全民語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。个人对語言起一定的作用,但并不因此改变語言的本質,語言仍旧是社会的。

总之,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,語言随着社会的產生而產生,語言随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。語言是工具、武器,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际,交流思想,达到互相了解。因此,沒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語言,社会便会停止生產,便会崩潰,便会无法生存。在这个意义上說,語言既是人們交际的重要工具,同时,也是社会斗争和發展的武器。

拿我國來說,漢語是我國的主要語言,我國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說漢語,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語言。同时,也是世界上最丰富、最發达的語言之一。漢語一直是我國人民交际極重要的工具和斗争的武器。目前,漢語正在为我國人民所進行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务,漢語是我國進行社会主义建設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武器。但是,由于歷史原因,漢語存在方言

分歧現象，特別表現在語音的分歧上。例如廣州人到北京工作，或者上海人到廣州工作，由於方言分歧，在使用語言交際方面，發生很多困難。因此，學好漢民族共同語——普通話，推廣普通話，對於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與發展，具有重大的意義。

(二) 語言與思維

語言是人們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。思維是人腦的一種機能，是人們認識世界、改造世界的武器。那麼，語言與思維的關係怎樣呢？唯心主義者把語言與思維同人們的社會生活割裂開來，又把語言與思維也割裂開來。因此，他們認為語言是獨立王國；又認為思維也是某種獨立的，不依賴於客觀現實的東西。這些看法顯然都是錯誤的。馬克思說過：“不論語言或思維，自己都不能形成一個特殊的王國。”^①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，語言和思維是在人類的勞動過程中同時產生的，彼此不能單獨存在，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。

第一，人們是借助語言的幫助來進行思考，相互交流着自己的思想的。如果有人問我們：“你是以那一種語言來思考的？”我們立刻會回答：“用漢語”。斯大林說過：“語言是直接和思維聯繫的，它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，認識活動的成果，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，鞏固起來，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為可能的了。”^② 接着他又寫道：“不論人的頭腦中會產生什麼樣

① 轉引自：福斯特利可夫《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寧、斯大林論語言與思維的關係》，見《學習譯叢》1952年8月號。

② 斯大林《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》第20頁。

的思想，以及這些思想在什麼時候產生，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基礎上，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。”^①由此可見，沒有語言就無法進行思惟。沒有語言，也就無從交流思想。而人們對這一點却常有着不正確的理解。他們認為“思想是以現成的形式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之中，而我們的語言只是套在已經被分割了的現成的思想之外的。”^②事實上，我們的思惟總是借助於詞來進行的。一種現成的，不借助詞來表達的思想是不存在的。

比方我們跑到花園里，看見一樹火紅的榴花，榴花的顏色、形狀，刺激着我們的視覺器官，使我們對它有一種感覺和知覺。當我們離開花園後，這榴花也會在我們的腦子里留下一種表象。可是，有了榴花的感覺、知覺和表象，並不意味着對於榴花有了某種思想。我們必須把它分解成“花”作為現實的對象，“紅”作為該對象的屬性，才能够有“這是一朵榴花”或“這朵榴花是紅的”等思想。在這個分解過程中，沒有詞是不行的。

總之，不管你腦子里有什麼樣的思想，一定要在詞的基礎上才能進行。也許你會這麼說：我腦子里什麼也不想，完全是空空洞洞的。事實上，就在這樣一件事上，你也是用語言來表達的。“空空洞洞”本身也是語言。所以說沒有語言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可想象的。思惟一定要在語言的基礎上才能進行。

第二，語言也不能離開思惟，世界上從來沒有一種語言可以離開思惟而獨立存在。不表達思想的声音只是物理現象，或生理

① 斯大林《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》第38頁。

② 契科巴瓦《語言學概論》上冊第16頁。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。

現象，那不是語言。兒童在沒有學會說話以前會發出聲音，但這種聲音不是語言。動物也能發出聲音，如狗吠、貓叫、鷄啼，但這也不是語言。由此可見，語言必須與思維聯繫。單有聲音而不表達任何思想的，那不是語言。因此，語言是聲音和意義的結合。巴甫洛夫說過：“詞無論過去或現在，依然只是現實的第二信號罷了。”^①這就是說，如果詞與那些它所代表的客觀現實失去聯繫時，它就不再是現實的信號了。也就是說，語言一旦離開思維，它就會變得毫無意義，也就不是語言了。

從以上兩點看來，語言與思維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。那麼，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：語言和思維完全相等呢？不能。語言與思維二者的關係雖然十分密切。但是，二者並不完全相等，二者有着本質的不同。

(1) 語言與思維的本質不同：語言是人們的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。而思維是人腦的一種機能，是認識世界、改造世界的武器。

(2) 語言與思維的職能不同：思維反映自然界和社會的規律，而語言把這些規律記載下來，使它成為可以理解的東西。

(3) 全世界人類的思維是相同的，如果思維與語言完全相等，那麼，全世界的語言也應該相同。事實上是全世界人類的思維相同，而表達思維的語言卻並不相同，而是各式各樣的，可見語言與思維不相等。

總之，語言是人們交際、交流思想的工具，思維是人們認識世界、改造世界的武器，二者的關係非常密切。語言與思維是人

^① 轉引自：捷普洛夫《心理學》第133頁。東北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。

類在勞動過程中同時產生的，語言離不開思維，思維也一定要在語言的基礎上才能進行。馬克思說：“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”，①二者是缺一不可的。

(三) 語言不是上層建築

首先，我們說什麼是基礎？什麼是上層建築？馬克思曾經對於基礎作了經典性的說明，他說基礎是諸種“生產關係的總和”。②斯大林又具體地指出“基礎是社會發展在每一階段上的經濟制度。”同時，他給上層建築也下了一個定義，他說：“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、法律、宗教、藝術、哲學的觀點，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、法律等制度。”③

在前一節中，我們說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，而一般社會現象不是屬於基礎，就是屬於上層建築。那麼，語言屬於什麼呢？很顯然，語言不可能屬於基礎，因為語言不是經濟制度。語言既然不屬於基礎，於是就有人把語言列入上層建築一類了，認為語言和上層建築一樣，認為語言的發展也和上層建築的發展一樣，是隨着基礎的產生而產生，發展而發展，消滅而消滅的。這種說法是錯誤的，因為語言是既不可以列入基礎一類，也不可以列入上層建築一類，語言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。

語言不是上層建築，它與上層建築有以下四點不同：

① 斯大林《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》第39頁。

② 轉引自：《蘇聯共產黨（布）歷史簡明教程》第171頁。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。

③ 斯大林《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》第1頁。

第一，上層建筑是隨着基礎的產生而產生，变化而变化，消滅而消滅的。① 任何一个社会，都有它自己的基礎，以及适合于基礎的上層建筑。当旧的經濟基礎發生变化消滅时，旧的上層建筑也就会跟着变化、消滅。如果產生了新的經濟基礎，那么，适合于它的上層建筑，也就会跟着產生。在这一点上，語言和上層建筑正相反，以我國为例，人民革命勝利以后，旧中國的旧的經濟基礎消滅了，旧的上層建筑有的消滅了，有的正在消滅着。新中國有了新的經濟基礎，以及新的上層建筑。但是，我們看漢語，在基礎、上層建筑改变后，漢語是没有什么改变的，只是增加了一些新詞而已。

第二，上層建筑是由基礎所產生，它反過來又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与巩固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新的上層建筑必然幫助新基礎去消滅旧基礎。在这一点上，語言不同于上層建筑。語言不是某一社会內部某一基礎所產生的，語言不是某一階級所創造的，而是全社会、各个階級、經過几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。因此，語言不是替一个階級服务，而是替社会所有各个階級服务。例如漢語，在解放前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國服务，解放后同样替社会主义的新中國服务。

第三，由于上層建筑只是一个时代的產物，因此它的生命是不長久的。在这一点上，語言又正相反。語言是許多时代的產物。

① 斯大林对于上層建筑的解釋，最近苏联《哲学問題》雜誌曾加以批評。主要有兩点：第一，在新旧基礎更換时，不是所有的上層建筑都消滅了，而是經歷極复雜的过程。第二，斯大林关于消滅旧上層建筑的公式，引起了对于以往文化遺產有害的虛无主义傾向。詳見1956年8月号《學習譯叢》中《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論》一文。

語言的生命比任何一個基礎，任何一個上層建築都要長久得多。語言是人類全部歷史進程所創造的。語言通過各個時代而日益豐富精鍊起來。語言不是一個時代所能形成，語言也決不是一個時代所能消滅的。

以我國漢語為例：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，今天閱讀起來，和我們的口語距離不遠，宋朝的“語錄”就更接近了，至於明清的白話文學，和今天的口語是相差無幾了。從唐代到現在的一千多年中，漢語雖然有一些新詞的增加，或舊詞的消失，或詞義的改變，或語法上的改進，但是，語言的基礎，即語言的語法構造與基本詞匯，基本上是一綫相承，沒有什麼大改變的。

第四，語言與上層建築第四點不同，也是最根本的區別，就是語言與生產直接聯繫，而上層建築與生產的關係是間接的，是通過經濟基礎的中介間接聯繫的。由於上層建築與生產及人的生產行為不是直接聯繫，而是通過經濟基礎的中介與生產發生間接聯繫，因此，上層建築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改變，不是直接發生的，不是立刻發生的。而是在基礎改變以後，通過基礎中的各種改變來反映的。例如：美國今天的生產力，比起中歐和東南歐各人民民主國家要高得多；可是，美國今天的上層建築，卻比中歐和東南歐各人民民主國家要落后得多。又如我國目前生產力比美國也落后得多；但是，我國的上層建築卻比美國的上層建築要進步得多了。以上事實，就具體說明了上層建築的改變一定要等到基礎改變以後才改變。上層建築與生產不直接聯繫，生產力的高低不能直接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。這就說明了上層建築活動的範圍是狹小的，有限的。在這一點上，語言又正相反，語

言与人类生產及人的生產行为是直接联系的；因此，語言反映生產中的改变是直接的，是立刻發生的，并不需要等候基礎的改变。所以說，語言活动的范围是包括了人的所有各方面的行为，它比上層建筑活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，复雜得多，我們可以說語言活动的范围，差不多是无限的。

总之，語言既不可以列入基礎一类，也不可以列入上層建筑一类，語言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現象。

(四) 語言沒有階級性

在上一節中，我們說過語言不是某一社会內某一基礎所產生，不是某一个階級所創造的，而是全社会，各个階級經過几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。因此，語言不是替一个階級服务，而是替社会所有各个階級服务，所以說，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。

我們再从語言發展的歷史來看，我們知道，从社会存在的時候起，就有語言存在。很明顯的，在沒有階級的原始社会里，語言当然也是沒有階級性的。后來，社会發展了，語言也發展了。从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，从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，从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，在这一切階段上，語言也是全社会共同的。歷史事实、語言事实告訴我們：在奴隸社会里，奴隸主与奴隸用同一种語言；在封建社会里，封建領主与農奴用同一种語言；在資本主义社会里，資產階級与无產階級用同一种語言。这些具体事实，就說明了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。

“語言有階級性”这个錯誤的說法，是苏联語言学家馬尔①提出來的。他錯誤地認為語言是上層建筑，因此，就錯誤地認為

語言有階級性。他錯誤地引用了列寧的話。列寧說：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，存在着兩種文化，資產階級文化與無產階級文化”，於是馬爾就錯誤地理解為：文化既有兩種，那麼，語言也有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兩種。馬爾的錯誤就在於把語言與文化混為一談。其實，語言與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東西，文化可以有資產階級的，無產階級的，而語言是交際工具，永遠是全民的，它可以替資產階級文化服務，也可以替無產階級文化服務，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。

馬爾認為語言有階級性的另外一個原因，就是他錯誤地認為在階級社會中，既然有殘酷的階級鬥爭，好像一個社會便會分裂成兩個毫不聯系的階級。事實正相反，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，有產者和無產者相互之間，便有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系，他們要用統一的語言來組織生產。因為，如果沒有統一的語言，生產便會停止；如果生產停止，社會便會崩潰，階級也會消滅。很顯然的，沒有一個階級願意自己滅亡的。因此，階級鬥爭不管怎樣尖銳，是不會引起社會分裂的。所以說，語言不可能是階級的。

語言沒有階級性，但是，階級意識是影響語言的。在階級社會里，語言是一視同仁為全民服務的。而社會上個別集團，個別階級，對於語言却不是漠不關心的。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為自己的利益服務。在這一方面，有產階級上層分子表現得最利害，

① 馬爾(1864—1934)，蘇聯語言學家和考古學者。他在語言學研究方面有一定的貢獻。但是，他在語言學理論方面，卻犯了很大的錯誤。斯大林《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》主要是批評他的。《中國語文》1955年3月號上有對他的介紹。